

春秋說志



春
秋
說
志

呂
枏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春秋說志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春秋說志

此據惜陰軒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春秋說志卷一

隱公

明 高陵呂 枏 涇野著

仁問。春王正月者何。曰。卽夏之春正月耳。周雖以冬十一月爲正朔也。孔子修春秋。則斷自春正月紀之。故曰行夏時也。故曰食。地震。水雹。星殞。霜雪。蠱螟之類。皆紀之以日月與時也。如以冬爲春。則日與災違事與時背。何以訓後世乎。故凡有年。饑糴。麥禾之無必書於冬。大水。大雩。嘗祭。麥苗之無必書于秋。郊必書於春或夏也。然則三月震電亦宜也。何以書乎。曰。因庚辰之大雨雪。不可並見也。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十年冬大雨雪。三十三年十二月殞霜不殺草。李梅實。定元年十月殞霜殺菽者何。曰。莊僖之十月不雨。旱也。或雪或雨。皆不雨也。雨雪大雨雪。猶六月雨之意乎。十二月矣。殞霜猶不殺草。李梅實草木犯也。殞霜殺菽者何。曰。他穀未殺耳。若是則正月必爲夏時之春審矣。王正月者何。曰。是豈惟見大一統哉。亦以寓行王道也。故程子曰。假周王以正王法耳。卽位書之正月者何。曰。旣以夏正紀事。則卽位可書于此。以開後事也。其不書卽位者何。曰。桓宣繼弑君而立。與聞乎弑。公羊子所謂如其意而書卽位也。莊閔僖定。雖繼弑君逐君而立。比於桓宣親弑。

其君者。則有間矣。故不書卽位。欲討賊也。閔公不討慶父。定公不討季孫。然矣。若彭生。則魯人已請誅於齊。而僖公之討慶父。雖緩亦誅之也。奚皆云不討。曰齊襄桓公之賊也。莊公泰然在位。與之會盟。慶父聞奚斯之哭。而自殺。實未嘗行討也。隱公未繼弑君而立。亦不書卽位。意安存乎。曰以諸大夫叛已而立。卽篡弑之漸。不與其卽位也。故左氏曰攝也。惠公蓋命立桓也。桓幼而隱攝立也。故改葬惠公。隱公弗臨。知其憾君父也。

于蔑之盟者何。曰見天王不能體元而用正。以成分爭詐僞之俗。諸侯嬖叛而私盟耳。其春秋所以作乎。若魯隱求好于邾。屢盟而覆。不假言矣。

于鄆之役者何。曰段不稱弟。罪段。不稱公子。罪武公。初姜氏亟請立段。武公雖不許。豈宜容其亟請乎。其後請京請鄆。皆自是啓之耳。其書鄭伯克段。罪莊公也。穀梁子所謂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耳。不書段出奔共何。曰若卽滅之于鄆也。寘母城穎而誓及黃泉。大罪也。奚不書。曰取改過也。悔于心而從考叔之言。遂爲母子如初矣。以爲改過而不書。聖人之意深矣。

齊問歸。贈何以不言賜與錫。曰凡命言賜。凡物言歸。則何以言歸。曰見諸侯之尊。雖王室歸諸侯耳。故凡贈含襚賑之類。皆書歸。若曰不得不歸云耳。金車之類。皆書求。見諸侯富於王室。若曰不求。則不得也。命何以不言歸。曰不可訓也。命猶在周耳。

及宋盟宿者何曰諱公之忘親也孝子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卽求成其心忍矣故諱公不書故冬改葬惠公亦不書天下豈有葬親而子不臨者乎以爲大惡而諱之故知盟宿之爲忘親也

祭伯來者何曰見天王不能制其臣也若祭伯之私交不假言矣穀梁子曰實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弗貳之也

公會戎盟唐者何曰見天王不能治中國也故中國諸侯從戎狄而會盟耳若魯隱廢伯禽之業亂華夷之防以爲諸侯先其罪又何言哉

鄭人伐衛者何曰見平王寵卿士啓其殘弟之心以至其後不已也故上年衛人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皆不書

軫問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及成周之禾侵王室也奚不書曰存王室也王室不可言侵也不忍言也故凡侵王不書戍王書侵王不書不幾于縱奸乎曰鄭莊公及虢公皆王卿士也平王貳于虢而不公至與鄭交僭交惡甚矣桓王不能蓋父之愆又畀之政而益長之鄭之師王速之也

盟于石門者何曰罪鄭伯愆君父不奔王喪也平王崩于春而齊鄭盟于冬其諸鄭莊以王畀虢公政使祭足帥師取麥禾不足也又私盟石門以臨王乎不然何以視君父之喪若秦越乎以齊爲首者何誅黨也以爲惡其失信者何曰有是哉淺之乎爲罪也

癸未葬宋穆公者何曰。譏魯之不臣也。三月平王崩。八月宋公和卒。魯如視王如諸侯也。亦當論赴之先後而葬焉。乃舍王而葬宋公何也。且王嘗贈仲子也。魯此不念真誠其君親矣。公羊子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日。惕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不日。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其日危不得葬也。

衛州吁弑其君完。胡氏曰。罪莊公不聽石碯之言。待以公子之道。其說精矣。齊商人鄭歸生。楚比皆稱公子。蔡般。許止。楚商臣。皆稱世子。豈其君待以世子公子之道邪。曰。此六弑者。當君身也。州吁則本先君耳。當君身力。故公子世子云者。因親而與權。甚之也。若曰。臣子也。而手弑君父云爾。

遇于清者何。曰。著魯宋之不臣也。平王崩而不葬。桓王改元而不朝。宋殤初立而相遇何也。尚奚論其禮之煩簡哉。

衛人殺州吁于濮者何。曰。衛人者。著天王諸侯之縱賊也。于濮者。著石碯之忠也。不沒其實也。君子而求其實。則知石碯請于陳。使右宰醜并其子殺之于濮耳。

五年觀魚者何。曰。君無克己之仁。斯無從言之智。而欲責其爲王事民事以出。亦難矣。

仁問葬衛桓公者何。曰。不與魯葬也。黨其賊定其亂而後葬焉。死者如有靈。不以爲哀敬也。

王使尹氏武氏以曲沃伐翼。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王使虢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奚不書。曰。翼初微也。不然。其諸王猶能制命乎。故以爲常而不錄。

衛師入邠者何。曰。見天王失命討之驗也。衛宣即位。不受命于王。既立。不見討于王。是以敢肆其暴。

邾鄭伐宋者何曰罪鄭失用兵之時則亦邾之類也當其大罪則不治當其小怨則治之大罪者黨州吁抗王師小怨者取郕田圍東門以王卿士且大國也而爲侯國之附庸役故序邾下

盟于艾者何曰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故數伐鄭齊鄭一黨也故盟石門至是鄭既輸平于魯故齊亦盟于艾也其諸鄭莊平齊魯以謀伐宋乎然則與之邪曰莊爲王卿士不能入正其君以朝諸侯而建此謀亦末矣若齊魯從其言而私盟又何言哉

鄭伯如京師蓋自祭足取麥禾之後至此始朝桓王也奚不書曰鄭伯本王卿士既不書其侵王亦可勿書其朝王也

僖公七年叔姬歸于紀胡氏蘇氏奚從乎曰其胡氏乎賢而得書入鄫之錄自見矣又何必三十年前而預褒

公伐邾者何曰見宋之強魯之無王也宋逆王師取鄭邑不足逞志也又使魯伐邾以肆其忿耳雖天子之使諸侯不是過矣故書公伐若曰不令而行也何以知爲宋伐也前書邾鄭伐宋下書宋伐鄭公伐邾者故知爲宋也若魯不義而叛盟又何言哉故左氏曰伐邾爲宋討也

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者何曰見王室不綱也諸侯不朝爭相侵伐王師不加已矣又聘之者何也宜乎戎執之于楚丘耳胡氏以爲責凡伯不死位者何曰至是而死豈曰節哉雖死百凡伯祇填溝壑耳春秋清源不清流

八年宋衛遇垂者何曰著宋殤之慘也以馮在鄭又謀入之也若其無人君相見之禮小之乎爲失哉瓦屋之盟者何曰見天王不能有畿內也瓦屋畿內之地宋及齊衛參盟于此視王如無不一覲焉猶爲王有畿甸乎以信待人之說如之何曰諸侯無王之罪且未治尙奚論其私交之信乎永嘉呂氏亦云浮來之盟者何曰見天下尙力也莒嘗入向伐杞取牟婁天子不討焉則可以橫行天下矣故雖莒之微者而隱公猶汲汲與盟以求援尙奚論其非謙德哉是故尙力斯廢禮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者何曰見諸侯之尊強不敢不聘也不然魯不朝聘京師戎已執凡伯王之君臣曾無憤恥之心而又使南季何也其以戎尙未殺凡伯乎甚矣哉其懼諸侯也

爵間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者何曰大雨震電矣非震電之小雨不時也而又大雨雪何也其君臣錯列夷華交雜之證乎故穀梁子曰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也胡氏說震電非說雨雪是公會齊侯于防士曰何也曰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爲王朝卿士以王命討之會于防謀伐宋也何以不王曰宋初黨州吁以伐鄭鄭以王師伐宋宋遂圍鄭取長葛使魯伐邾乃又盟齊衛于王畿之內而不朝六年之冬鄭伯既如京師矣故以王命討之也胡氏以爲若討違王命則召陵之師不是過者如之何曰非也春秋世變日下使召陵而在隱公之世人視之猶于防耳且桓公之世陳蔡猶能從王伐鄭况隱初入春秋而鄭伯眞王卿士乎但是時也王命甚微雖有之不足重輕然則與之乎曰貶也鄭伯不能匡其君以行王道于天下已且使祭足帥師侵王尙何責宋乎哉及其敗宋也又取郕防以歸于

魯然則墜王命者鄭伯也。故會皆書爵。伐宋變而書人。至與翬比不足也。又書宋衛入鄭以著其效。不足也。又書伐取戴以甚其罪。然則所謂逆王命者。其程氏所謂矯假以逞私忿乎。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敗宋師。獨書公敗何。曰惡專利也。

滕侯薛侯來朝者何。曰見天王之無諸侯也。諸侯相率而朝魯。其以魯爲京師乎。魯之僭竊亦可見矣。若滕薛不合中聘。世朝之禮。又奚足論哉。

時來書會。罪鄭入許。書及。罪公何。以齊侯主兵也。曰其諸嚴治其黨乎。許莊奔衛。奚不書。曰免許詞也。若曰許猶能守其社稷耳。免許則鄭人強暴之惡甚矣。

王取鄆劉蕢邲之田于鄭。以溫原絺樊隰鄆。攢茅向盟。州陘。懷畀。鄭人奚不書。曰天下之士皆王土也。一予一取。誰敢禁之哉。故諸侯取一邑失一地。必書。王而不書。聖人之志其欲王有其土乎。

桓公

如軫問。魯桓求援。何以獨先於鄭。曰此鄭貪魯人之利。魯貪鄭伯之勢。皆無王也。魯人曰鄭伯王室懿親。且卿士。我雖弑逆。苟得鄭天子且交歡。列國諸侯其奈何。鄭人曰王政在我。苟利于己。遑恤其他。此會垂盟越。而假許田也。故隱桓之世。使王政不行于天下者。皆鄭莊挾天子以令諸侯之罪也。穀梁子曰。用見魯之不朝於周。鄭之不祭泰山也。

元年書王。治魯桓之罪。二年書王。治宋督之罪。程子之說也。十年書王。紀常事。十八年書王。誅既死。自三

年及餘年皆不書王見桓之無王胡氏之說也。如何曰。繫斯甚矣。如從程子之說。則十二公內。亦有不弑君之年者矣。其書王何也。如從胡氏之說。則十二公內。亦有弑君之年者矣。其皆書王何也。然則爲闕文審矣。

滕子來朝。其書子何曰。自降也。如曰。貶詞也。卽弑逆之黨。人類所不容矣。尙得列于五爵乎。故程可久以子產爭承之事言也。四夷雖大。亦曰子者何曰。禮言四夷雖大國。不得稱公侯伯。止稱子男。降中國也。然則子男豈夷狄之號哉。

子稷成宋亂者何曰。罪鄭莊也。鄭莊王之卿士。既取許田以成魯惡。又爲稷會以成宋亂耳。魯桓身負弑逆。會督其小罪也。故不書及其先齊侯陳侯者何曰。此絕鄭伯之黨也。絕鄭伯之黨者。絕桓督之黨也。不書立華氏者何曰。成宋亂卽立華氏耳。穀梁子曰。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君子於內之惡。而無遺焉爾。

其曰。取郕大鼎于宋者何曰。以不義得者。必以不義失也。故郕之鼎宋取之。宋之鼎魯取之。魯之鼎其又將爲誰所取也。故太廟有壺。所不受也。若曰。以利言之。許田比鼎孰輕重哉。孰多寡哉。我之子孫以弑逆而失許田。人之子孫以弑逆而失大鼎。周公之所甚傷也。伯禽之所甚痛也。故曰。納穀梁子曰。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

杞侯來朝。仁曰。何曰。從經及左氏。如字者是公穀。程子作紀者。非也。杞一年凡再見。後三年又見。豈皆誤。

乎。書之者何。曰。來朝于七月。入杞於九月。見魯桓忘義廢禮。肆行暴虐之甚也。蓋于其君親且不顧。是何有于杞哉。以爲求魯爲之主。而不貶者如何。曰。滕子朝且爲黨惡。況于未爲主乎。然則亦貶杞侯乎。曰。從滕子也。春秋起義于先者不再瀆。此爲入杞書也。

三年。背命于蒲者何。曰。見王命之廢也。王命廢。故諸侯相命耳。當是時也。魯桓宋督接踵弑逆。鄭伯既得賂以挾王。列國諸侯曾不謀。此其相命者何也。亦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乎。荀子諸傳皆以爲善。實某之所未喻也。

五年。從王伐鄭。王不稱天。弼曰何。曰。省文也。省文則可讀矣。如以爲非天討。則十二公內非天命天討者多矣。奚皆稱天。且宰渠伯糾。仍叔之子來聘。豈天命乎。王皆何以不去天。況定魯桓之位。成宋督之亂者。皆鄭莊乎。夫直紀其事。孔子猶以爲罪也。忽然而稱天。豈臣子所得施于君父哉。夫君父一體也。父有不義。子諍之已矣。遂不稱父其可乎。三國諸侯從王而稱人何。衆詞也。號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不書者何。曰。王統之也。射王中肩。所未弑耳。奚不書。曰。不忍言也。甚之也。故戰與敗且不書。知敗與戰且不忍書。則不可削天矣。又曰。作闕文亦可也。

七年。穀鄧來朝。何以書名。曰。周禮諸侯鄰國間殷聘。而世相朝。穀在襄鄉。鄧今鄧州。去魯絕遠。乃委棄宗廟社稷。不顧而朝魯。猶失國也。故名也。以爲專責朝。弑逆而書名者何。曰。若是則當于滕子先書名矣。然則穀鄧之朝。弑逆不貶乎。曰。從滕子也。不假言矣。春秋起義於先者不再瀆。其四年及此年去秋

冬者何曰缺文也。不然則聖人爲怨天。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仁曰何曰穀梁子曰烝冬祭也。春夏興之志不時及不敬也。夫觀是說又足證月數之不改矣。胡氏非志不時如何曰如以春爲冬也。謂之時則夏之爲春而烝也亦時乎。惟再烝見瀆之說爲允。

去年楚子敗隨師于速杞。今年楚圖麇敗鄧師于鄧。明年敗鄧師于蒲騷。又明年敗絞師于山下。又明年羅敗楚師屈瑕死。奚皆不書曰略夷狄也。略夷狄則急治中國之意可見矣。故凡中國侵伐皆詳也。不然則夷狄方來之禍不可遏。

十一年惡曹之盟主盟在鄭亦先齊者何曰從來戰于郎之文誅其黨也不如是兵不解不如是盟不止。故君子遇闢而思救見詐而勸信。

宋人執鄭祭仲者何曰罪宋莊也。非天子不封諸侯。非天子不廢諸侯。而況執其臣以立其君乎。若祭仲者任大而不能托孤。臨難而不能死節。果使忽奔突入其罪不假言矣。

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何以不書公曰諱也。奚諱乎。魯桓以弟而弑兄。鄭厲以弟而逐兄。其罪一也。而乃伐宋戰于宋者何哉。其以宋未之我訂乎。天下無道而亂賊橫行。一至是乎。故以爲魯惡而諱之。以爲魯惡而諱之。其罪不容隱矣。然則宋之責賂無厭。屢盟無信。不可罪哉。曰比於魯鄭罵詈之與殺人。

鄭語來盟者何曰危二君也。鄭盟曰我能逐兄魯盟曰猶不如我之能弑兄也。故書弟語則鄭突魯桓皆
可寒心矣。夫語亦弟也彼豈不能逐且弑乎我哉。故曰危二君也。

御廩災乙亥嘗者何志不敬也。非志不時乎曰秋宜嘗災不宜嘗公羊子曰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
已矣。

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穀梁子言以者不以也何曰誰使而立突乎故前二年鄭人兩來戰皆宋之自取
也不知自反乃以四國伐鄭焚渠門入大達取牛首祇益暴耳列國之兵私爲之用不假言矣。

士問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何以稱世子乎曰明其宜有國也突之奔蔡何以稱爵曰雖有爵不與也非世
子而有其爵其力取之乎若曰世子者方歸而爲之君者其誰邪然則忽之初出奔也奚不稱世子曰
忽已立乎其位而稱世子則舛也則何以不稱伯曰莊公卒于五月忽奔於七月爵稱焉是一年二君
矣故止于突歸不言鄭于忽奔係之鄭也然則今之復歸稱伯不亦可乎曰是失實也君子而與小人
爭矣非春秋已亂之法。

許叔入于許者何曰喜許叔憫亡國也鄭不亂則許叔不能入然則聖人幸鄭之亂乎曰鄭莊肆暴而入
許自以爲得矣身歿未幾子孫亂許復有國亦天道福善禍淫之常耳雖不幸則固以爲宜然也胡氏
以爲譏許叔非復國之義者何曰當是時也天王且見射于鄭告諸天王其奈何莫大於齊宋也數被
鄭師訴諸方伯其奈何斯其說亦迂矣其曰入難辭也。

鄭伯突入于櫟者何。曰見諸侯爲突而伐鄭。且明櫟非鄭所得有耳。故上書鄭忽歸鄭。下書會伐鄭。若書突入鄭。則嫌于伐鄭矣。曰既書會襲伐鄭。又書會曹伐鄭者何。曰不如是不見宋莊之僭。不如是不見鄭突之強。

葬蔡桓侯季得與曰。啖助之說如之何。曰非也。侯定爵也。蔡季如知請謚。在稱桓與他稱耳。不在公侯。葬我君桓公。弼曰公羊子以爲讎在外者何。曰君父之讎。不共戴天。豈有外乎。觀莊公不書卽位。以示討賊見矣。然則葬者何。曰不以爲既葬而不討賊也。

春秋說志卷二

莊公

士問榮叔來錫桓公命。啖助曰：王不稱天，范甯曰：非義所存。奚從乎？曰：從范甯。且寵篡弑之罪，即錫命之文已具矣。如曰：去天以見義，是爲子而可改易父之名字，諡號也。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紀季以鄒入于齊者何？曰：著大國之暴，與國之懦也。故上書遷紀，下書次滑，而紀季入鄒，得免於貶。然則胡氏以次滑兼抑齊者何？曰：莊公于父之讎，且不能報，於紀何有？宜乎次于滑也。借使滑不次而救紀，亦不能準報讎之義也。

公會四國伐衛。穀梁子曰：人諸侯所以人公也。逆王命也。子突救衛。程子曰：救衛而字之，善之也。善王命也。奈何？曰：奚必然？下書朔入衛，又書齊人歸衛俘，則子突及諸侯之善惡自見。如其貶諸侯也，豈止于書一人，如其褒王人也，豈止于書一字。

仁問乾時之敗。諱公者何？曰：深惡其忘親而納糾也。如曰：爲與讎戰，雖敗，榮亦何嫌于書公而諱之邪？且前係納糾于公伐齊之下，卽乾時之戰爲納糾耳。則敗紀又何榮？故不書公者，若曰：有父之讎而不知報，爲糾之故，至戰而敗績，此大惡也。故諱以見義。